

洪武針使圖

二

俠義
小說

洪武劍俠圖 第二集

第二回

憑風逐浪搗賊巢降龍伏虎
追雲趕月展奇謀破釜沉舟

上集正交代至官軍兵到賊島之外屯紮那島中，窮兇惡極的妖道欒尙，與脫烈等朋比爲奸一切的行爲，上千天怒下招民怨，創立邪教，潛伏海外，在蓮花島努力經營，利用這一片地勢，製造的巧奪天工，招集匪類，羣兇匯聚，十數年的光陰，已成巨患，島中糧餉充足槍刀器具船隻等項及各種攻殺戰守的物品可稱得起應有盡有，無所不備，其勢力雄厚已極，又依有天險地利，設備齊楚，更恃而無恐，這一次圍攻通天撤地藏風島，仰仗炮火之盛，打崩了山島，眼睜睜僧道二高人及軍士船隻與山島同歸於盡，大趁心懷，群寇正在慶幸，惡道趾高氣揚，得意已極，消滅了張三峰，塵世上決無有抗他之人，從此爲所欲爲，任性去作，毫無阻攔，自然是格外的暢慰，率群寇正要回兵，巡船來報，由沙門島開來若許官船，惡道急令收兵回山，羣寇一齊登舟掉轉船頭退回蓮花島到弱水臨近，施放暗令，島中擡出架海金梁，放下飛龍探海鎖，度過弱水進了大廳，按次序歸座，手下人伺候漱口淨面吃茶，然後擦抹棹案，擺上酒席，俱皆入座飲酒，談談論論，

惡道舉杯向衆寇說道，列位寨主，我們今日得勝回來，這頓酒席當然算是慶功之筵，又可作爲籌劃攻守戰畧會議的酒席了。脫烈站身口稱祖師爺所言甚是，現今大敵當前，官軍的船隊蜂擁而來，不知其內中虛實，凡事必須心細胆大，用兵之道所貴乎謹慎神速，知己知彼方可操其勝卷，爲今之計，只可請祖師爺格外慈悲，佈置一切弟子等謹遵法令，決不敢違誤。惡道聞信哈哈大笑道，大寨主你這一片言語當然是對啦。然而這偌大的戰事，貧道不敢獨斷專行，必須大家參考据我的主張，可守不可戰，靜中待變，方爲上策，迎頭痛擊，勝敗豈無能預定，爲之下策，戰與守你們大家酌量酌量，應如之何，各舉成見，再定走那一條道路，群寇紛紛發言，有說守的好，有說亮隊戰的好，其說不一，脫烈說道，你們大家少安勿躁，現在的情況，戰也戰得，以萬全之計，還須守者爲對，敵人遠來，利在速戰，我們知之不理，敵人有多大力，無處可施，藉此挫其鋒銳，乘隙徐圖容其疎懈，一戰即可破之，除此而外，恐其外無良策，惡道答言說道，大寨主的意見甚合用兵之法不過是稍微的有點固執成法，須知兵書戰策自古至今，諸子百家，各有定論，無不盡善盡美，後人用兵，若一定照兵書而行，未免多有疏失，所以成法與事實不能皆是一樣，最要緊的，是臨機應變詳審敵情，知己知彼那時方可有得勝的希望呢，若不於當敵人見陣，豈曉虛實，未曾對手，怎料敵人不得其詳細，便是知己不知彼不用說而

望得勝就是連保護自己，恐怕不得安全，衆寇聞言一齊口稱祖師爺，你老人家說的這片話，可算得深知兵法之中的玄關就請你老人家設法佈置，以抗來敵，惡道見大家這麼一說，哈哈一陣狂笑，然後說既然你們大家願意聽我的指揮，那裏我就分派分派試一試，否則若不是對方的敵手的時候，我們再另請高明辦理一切，現在第一要緊的，先得有能爲出衆的，胆量過人的三兩位，等候敵人安營下寨之後，暗入他們的水師營探詢一切，看一看用兵的主將是誰，戰將都是什麼樣的英雄，共有多大的實力，兵的額數多寡，詳細探明，急回島報知，再定規迎敵之策，庶可操必勝之券，但不知那一位能担此重任，衆寇之中有兩個賊人站起身來道，祖師爺在上，弟子我等願領此令，窺探敵情，惡道看時，乃是董家二鬼，鑽天鬼蹈浪登雲董永龍，撒地鬼引水歸泉董永虎，心中暗喜得此二人前往，略可無憂，口中說道你們弟兄願意前往，那是再好沒有啦，我有兩句要緊的言語要牢牢謹記，稍一疎忽，不但有性命之憂，而且關乎大局，二寇齊聲說道願聽將令，惡道說，你弟兄成名於漳泉二州，何人不知鑽天撒地二鬼，所可憂者，藝高了必狂，你們哥倆也不能在例外，此行乃是暗探敵情，所忌者，就是逞能狂傲，四個字之中犯一個字也了不得，不但有性命之憂，而且還關乎全局的興衰成敗，第一要緊，無論到什麼程度，也得極力避免正面衝突，必得來去敏捷，使人無法知覺，方爲完善，這頭一步打

探敵情是重大無比的責任，希望你弟兄本此意旨，銳意進行，得能達到完全目的，無論他來有多少官兵官將，貧道定能打他一個全軍盡沒，片甲無存，董氏弟兄連連應諾，口稱祖師爺請放寬心，照你老所說的我們兩個人實力奉行，決不能稍有錯悞，惡道點一點頭笑吟吟說道，但望能以言行一致，則貧道無憂矣，你們弟兄用完了飯，就趕奔朝雲島，相機行事，便宜辦理等到探聽明白，有來回報知，二寇答應用飯已畢退下大廳，歸還自己屋中，收拾一切應用之物，穿上鯢魚皮水叉起身趕奔朝雲島，寨中之主率人迎接，至裡面入大廳茶水款待說了一會子探聽敵情的事，天光已交二鼓，嘍兵來報，官軍全隊離島二十來里地，屯札水師營寨，燈火光輝，聲勢浩大，這支兵約有數萬之衆，請令定奪，二寇擺手說知道了，你等再探，嘍兵退下朝雲島衆賊說道，該着你們二位受累分心啦，董氏二寇微微笑道，分內之事談不到受累，說着站起身來，向外直奔島坡，來至水邊更換水叉收拾齊畢，各亮掌中釘釘狼牙分水杵，順水邊往南轉來在獨石峰，手握機關略扎一陣嚮亮，獨石峯露出一洞，此地名曰藏龍洞，由口往下一看石頭台階，一層層往下行走，約有五丈餘深，已然是水，在山石上掛着一條毛練大鎖，二寇手抓鎖練，斜身入水，這條鎖練名曰海底飛龍鎖，將着鎖練由山洞內鑽出到海內，借着這條鎖練的力量，毫不費事渡過了十里寒潭的弱水，到在海洋之中，分水直奔官軍水師營的船隊而來，

一剎那間離水師營不遠，二寇加着十分的小心，走水底綫。來至水師營之內，提氣長身鑽出水面，微微露出頭來，查看水師營內備設只見明合五行暗合八卦，船隻屯扎了個刀斬斧齊，大小戰船層層排列旌旗飄擺，更鼓傳聲若許大軍屯扎於此，真個是鴉雀無聲，整齊嚴肅，令人可驚正東上按東方甲巳木，桅杆上掛的是青色燈籠正南方丙丁火掛的是紅燈籠，西方庚辛金掛的是白燈籠，北方壬癸水掛的是黑燈籠，中央戊巳土，掛的是黃燈籠，不用說船隻有多少，就是桅杆上掛的燈光猶明天上的星斗一般，刁斗傳更正交三鼓，董永虎一面着踏水，口中叫道哥哥你看這水師營佈置的井井有條，不問可知，官軍隊裡必有大能人。我們倒要多加小心，董永龍說道，賢弟言之有理，當然是詳細檢點，謹慎從事，我們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就此奔他中央戊巳土而來，帥船之上，探看一切，二寇計議停妥，看好了方向遠近，沉身入水，走底綫直奔中央而來，身臨切近，由水底翻至上面，正是中軍的左翼，二寇不知深淺，直奔帥船の後尾，順着桅杆爬上船尾，影住身形，往各處偷看，只聽得傳更交鼓，並不見一名士卒，空落落寂然無聲，二寇將胆量往起一壯，挺身向前，直奔帥船の後窗戶，聽裏面飲酒划拳的聲音，細聽划拳的聲音止住，有人說道，帥爺今日這酒喝的不少了吧，以末將之見，散席安寢了吧，又聽一個聲音洪亮微代醉意的人說道，候將軍言之差矣，某家酒興正濃，就應該盡醉方休，

你怎麼老拿着睡覺當作大事，那人說道，帥爺想情，我們初到此處，不知敵人的虛實，而且距離賊巢不遠，若若大家酒醉，賊人蜂擁而至，何以當之呢，猛聽吧的一聲，聽那意思，是將酒盃摔碎，跟着一聲吼叫道，真是豈有此理，我數萬大軍屯扎於此，天兵到來，賊匪怎敢出巢，候將軍你勇則有餘而智不足，不曉軍家的要訣請勿多言，飲酒可也，又聽那人說道，帥爺所說當然不錯，賊匪就是不敢晝夜進兵，也必要派遣匪類暗中打探，窺我軍中之虛實，豈不是可慮的事件，還是散席輪班防守方是正理，這徹夜通宵飲酒，乃行兵之所忌，望帥爺俯順下情，全軍幸甚，這句話說完，把那聲音洪亮的人招惱，吧吧吧夾雜着叮噹的聲音，大概是手拍棹案，振的碗盞亂響，一聲威嚇道，侯立本大胆已極，在本帥面前忘談軍情，越俎代庖，可惡之甚，喚叫左右軍士與我重重的責打，只聽得衆聲應諾，杖責的聲音乒乓響個不住，那人連聲喝道打打打，着實的給我打，少時止住責打，裡面傳話將侯立本叉出帳外，二寇連忙躲在暗處，見兩個軍士攙扶着一個黃白面皮花白鬚鬚的將官直奔鄰船去了，眼看着進了艙，兩個軍士退回，二寇再來後窗偷聽時，裡面划拳行令開杯暢飲，二寇見探不去什麼機密來，打了個暗號，直奔鄰船的艙窗後面來窺探，只聽得哼咳聲音，待了一會，忽聽有人說道，侯將軍你老人家，身為偏將軍，朝廷家的二品大員，他強然執掌帥權，也不應該擅自責打，有傷國體，現在他

就有欺君之罪。又聽被責的人說道，王將軍言之差矣，我受點屈，倒毫無關係，所可慮者今夜必有賊人打探，他喝的亂醉如泥，我又被他打的兩腿代傷，設若有什麼意外發生，何人能够抵抗強敵，不幸的話真若有了變動全軍覆沒片甲無存，上負國家之恩，下何以對士卒，這件大事還愁不過來，還談得到我身體受屈，傷什麼官體麼，又聽說話那人嘿嘿冷笑，口稱偏將軍你老人家所說的呀未免有點太愚啦，天塌砸衆人我們又不是軍中之王帥，漫說不至於發生什麼事，即便有了意外，憑我掌中一對雙鞭，保護着將軍突圍而出，安然回歸沙門島，二寇聽到此處不往下再聽，退至船尾，影住身形，秘密的商議，董永龍說。依我之見，趁此機會到那邊船上將他們一群醉鬼，亮刀斬殺，放起一把火來，此地雖非赤壁，也不用借東風，咱們來一個火燒戰船，你看如何，董永虎搖頭說道，不妥當吧，哥哥你想官軍數萬之衆，爲將帥者總然吃醉，手下之人豈無一二能戰者，衆寡難敵，萬不可涉險，依我之見，速速回島，報知祖師爺，點兵調船，連夜趕回也不過就是五鼓將過的時候，衆等醉臥酣睡，坦然不備，我軍突然而至砲火交加，何愁這一戰不將他等掃滅，永龍聞言點頭稱是，二寇一齊起身，跳入海中，分波滔浪奔回朝云島，由舊路將着飛龍鎖退回內島坡，脫下魚皮鎧，捲好包起，揹於身上，順着山道越過左山的大寨，直奔中平寨，慌慌張張直上大廳，這個時候天交三鼓以後，衆寇正在陪着

惡道閒談，忽見二寇從外面進來。滿面的悅色，惡道連忙問道：你們弟兄這們早回歸，必有喜音，請道其詳，說着讓座，二寇謝座，按次座穩，口尊祖師爺萬千之喜，就把探官軍船隊所見所聞的事情，以及商議的主意，詳細述說了一遍，那惡道聞這片言詞，沉吟了良久，忽然間哈哈大笑，衆寇俱皆發怔，脫烈乃站身問道：祖師因何發笑，請你老人家詳細指示，惡道說此時沒有工夫，對你們細講，你急速傳令點鼓聚將，聽我發令，脫烈不敢多問，遂即傳話，衆將聽點，一聲令下，金鼓齊鳴，大廳中酒席撤下，惡道升坐，大寨主率衆寇參見已畢，羅列兩傍，惡道伸手提令，叫道：大寨主脫烈率鐵甲衝船二百，嘍兵一千，散值寨主二十員，帶洋槍大炮火噴子火弩等，直闖敵軍的前營，盡力的衝殺，勿得違悞，脫烈口稱遵令，接下令箭自去調撥兵船，惡道二支令箭高舉叫道：威武教主，蓮花佛王廣化聽令，兇僧向前口念彌陀佛，小僧伺候，惡道說教主率鐵甲衝舟二百，多帶火弩火噴子闖敵軍的左翼，盡力施放火器，燒他的戰船，不得違悞，兇僧遵令退下，預備一切去訖，惡道把第三支令箭舉起，高叫神機教主吳世良，老賊站起身形，笑嘻嘻抱拳說道：敬候仙長的差遣，惡道說老教主也帶二百隻鐵甲衝舟，一千軍卒，洋槍火器等，攻敵人的右翼，猛勇燒殺，必須將敵軍打個全軍覆沒，是爲至要，老賊說聲遵命，伸手接令，轉身下廳去了，惡道又叫統轄寨主黃光裕巡山寨主謝恩濤，二

寇向前口稱伺候祖師爺，惡道說你二人各率五百飛虎軍，保守中寨，二寇遵命退下，惡道說餘者衆位寨主，隨我作三路總接應，又傳令調麻洋戰船一百隻，飛虎舟一百隻，嘸囉兵五千，少時報齊，惡道率衆下山，上了戰船，令下前進，皆因水軍完全住在船上，一聲令下，便可調齊，較比在旱岸上調兵士就容易的太多了，所以衆寇起兵如此的迅速，惡道催船出島，依着千斤鎖渡過溺水，直奔官軍大隊而來，浩蕩蕩殺奔敵隊，船隊正在前進，遠遠的聽得炮聲隆隆隱隱殺聲振耳，遙望紫霧迷漫，煙火飄飄，惡道知道前面已然交了手啦，連忙傳令催船前進，打算要接應前敵，他那裡曉得，仲了官家的調虎離山計，皆因脫烈率領頭隊，開過弱水，將船停住等候二路三路，及至兩路船隊到齊一並前進，方較離官軍水師營約在二三里水路，脫烈令下點炮進攻，一聲信炮驚天，連珠亂響，賊兵吶喊，洋槍火炮火弩噴子齊向官大隊施放，鉄甲衝舟乘風破浪，分三路鼓操前進，實指望官軍必得瓦解冰消，全軍潰亂，那知道炮火槍弩落在官軍大隊跟前，毫無聲息，約模賊船離官船切近，猛然四面八方號炮驚天衆賊寇情知中計，無奈風狂浪大，賊的船隻與官軍的船隻，接觸在一處，脫烈在後面督隊，聞四外炮聲大振就知水師營是空的，將要令下撤隊，無奈已然來之不及，水師營中各船前面滿裝的是火藥，鉄舟衝到炮火交加，裡面的火藥已燒着，烘的一聲，火藥齊發，賊人的鉄甲衝舟，覆沒了一半左

右翼炸剩下的殘餘鐵甲舟，將將把衆寇聚集一處，二路兵合好，尙未查點損傷的數目，四外官軍戰船緩緩的合攏上來，將賊兵隊圍困當中，此時天已微明，官兵燈球火把，照耀通明，正北上有幾隻九龍飛虎舟，正居中一隻船上，兩桿帥旗高揚，上首一桿帥旗素緞色作地，紅火焰壺蘆金頂，倒垂人髮一尺多長，墜角金鈴，被風飄擺咯唧唧亂響，白月光寫斗口大小一個劉字，旁邊白月光寫的字小，離着遠看不清楚，暗中交代，乃是國元勳護國軍師劉伯溫，下首帥旗紅緞子作地，黃緞子搯火燄。葫蘆金頂，倒垂人髮一尺多長，墜角金鈴，被風飄擺，咯唧唧亂響，白月光寫斗口大小一個徐字，正是天下督招討兵馬大元帥老將徐達的帥旗，脫烈見兩杆帥旗就知朝廷派遣開國功勳振國大將前來，好生胆却然而事已至此，也是沒有補救之法，只可硬着頭皮，捨命一戰，揮動掌中軍刃，催敵直奔正北離官軍帥船切近，厲聲吼叫，送死來的官兵官將，那一個向前受首，現有大寨主今時管仲賽蚩尤再世黃巢脫巨武在此，個一個敢來船頭一戰，一言未了官軍大隊之中，一聲號炮，洋槍火炮強弓硬弩，飛蝗驟雨的一般往賊船這邊打來，脫烈雖然猛勇，這樣戰法也是無可抵抗，只可退後，官軍大隊四面包抄，漸漸圍攏上來，左右夾攻前後受敵，賊船之上寨主與賊兵亂竄亂躲，以躲避火之威，那曉得火弩與硫磺彈，打在船上烟火迷漫，不大的工夫船板燒着烈燄濃烟浮於海面，羣賊大亂，自相踐踏，彼此

不能相顧，有的跳入海中，浮水逃生，逃慢了的喪身炮火之下，叫苦悲哀，慘呼之聲，不忍聽聞，脫烈雖然力持鎮靜，約束殘軍努力突圍，奈而嘍兵向例是打勝不打敗，正所謂烏合之衆，怎能聽他的約束，急的脫烈暴跳如雷，空有託天之力，到這個時候也就有力無處使啦，應了句俗話，英雄無用武之地徒喚奈何而已，眼看着嘍兵與寨主，傷亡四散各種的船隻燒的燒，沉的沉，驚心駭目，無計可施，正在危險萬狀堪可要全軍盡沒，在這個時候，只聽得西南上連珠炮響，人聲吶喊，金鼓齊鳴，又只見數十道號火，高衝云霄，就知是後路接應到了，急忙知會附近衆賊首與嘍兵道，我們大衆奮勇向前，後路已然來到，猛勇一戰或可突出重圍，還有一綫生路，衆賊寇見此暴況，反正，戰也是死，不戰也是死，且作困獸之鬥，倒有一綫生機，一個個拿出之命徒的本色，頂着炮火槍弩，拚命的衝殺過來，船戰不比陸戰，可以隨意馳騁，在戰船上可就不成啦，四外完全是官軍的船隊，實在沒法將船開出重圍之外，就這麼捨命的一種，紛紛倒斃，死的傷的，落在海中，葬於魚腹，脫烈看此情形，一聲狂呼叫道，我們的船，是不要了，全體跳入海中，由水底闖上官軍的戰船，拚一個死活，說罷飛身跳入海內，衆賊寇與嘍兵等後面相隨，一齊入水，隨着脫烈浮水由海底直達官軍船隊中間，首一個脫烈當先爬上大船，將掌中軍刃揮動，猶風車一般，橫衝豎撞，衆寇等隨，在後面亂砍，將官軍攪亂。只殺得官

軍將紛紛倒退，徐劉二帥，未曾料到他這招，故將陳勢被其衝開，突圍而去，搶了幾十隻小船，各架船隻衝波破浪，往回裡逃走，直好是驚弓之鳥，漏網之魚，沒命的一般逃絕，離開官軍的重圍，約在五六里水路，又見一支官軍無數的艨艟戰艦，攪作一團與賊軍的接應，在海面上鏖戰，正殺得不可，開交之際，書中暗表，乃是左軍大帥奉到伯溫之命，專等刦殺賊人之接應，正在迎頭痛擊勝負難分的時候，恰巧脫烈率衆賊逃至，一見正是官軍的後路，脫烈與衆寇說道，我們再捨命作最後一戰，方能退回山島，衆寇齊聲說道，願遵大寨主之令，共力同心與官軍一拚，脫烈說道，事不宜遲就此闖上前去，衆寇隨後一個個棄船跳入水中，分波蹈浪，浮至官船的傍邊，一聲呼哨，紛紛上船，脫烈當先大肆兇威，衆羣賊吼叫連天，衝入官軍大隊，拚命爭鬥，俗語說的好一人拚命萬夫不當，況且官軍不及防禦，應了兵書上一句成語，出其不意，攻其不備，馬能抵抗，冷不防兜着後路一陣衝殺，又兼前敵上勢均力敵，正在不分勝負之時，忽然間後隊被羣賊攪亂，前軍馬能支持得住，腹被受敵，官軍潰散，脫烈方才歸還自己的賊隊，會見惡道變尙等，連忙後退，也無暇查點損失的船隻與人數，慌慌忙忙，退回山島，渡過溺水，沉下藏龍鎖，繞過朝陽島，直奔中島的山坡下，屯扎船隊，查點人數，這一場慘敗，嘍兵損傷十之六七，寨主傷之百數餘名，脫烈仰面朝天一聲長嘆

，想不到有這一場大敗，一着棋錯，險些兒全局盡輸，樂尙勸道還算是不幸之幸喜只喜死裡逃生。雖然損失不小，我們的實力還不至於薄弱暫且養精蓄銳，歇息幾天，再爲亮隊與官軍一戰，以雪今日敗兵之恥，脫烈點頭道只可如此啦，一面派人辦理善後的一切，然後一齊上山入寨，淨面吃茶擺酒消愁，飲酒中間談論起來這一場慘敗的原因，當時有鎮海鰲魚笑裏藏刀何中興說道，祖師爺，大寨主，我想這場將亡兵敗的原因，全是怨董氏弟兄妄報軍情顛倒是非，方有這不幸之事，雖未傷了原氣，我們的銳氣已被官軍所挫，十數八日決不能開兵作戰，要沒有他們兩個人冒冒失失回來胡說亂道，那能叫人家打的咱們落花流水呢，他這麼一話羣賊之中，有的是與董氏弟兄不睦的，借機中傷七言八語的隨聲附和，全說探事之人貽誤事情，惡道尙未答言，董永虎占起身形，怒目相視，氣昂昂的說道。你們這種話，真叫太不合乎情理，我弟兄將性命視若鴻毛，捨身入虎穴涉險作探，回來所報的全是眼所見耳所聞，毫無虛僞，至於敵人是否用的計策，應如何應付，非我們所知，而且也非我們所能，不過絕腿學舌美其名曰問牒，罵人的話就叫奸細，好在冒險而去安然而歸，這就算我們是白蓮教中的英雄好漢，末了歸終還落了我們一身的不是，未免得倒叫受累的可點灰心，說風流話的簡直的算不了個人，何中興聞言哈哈大笑，然後說道，水師營之中，作回探子，以爲這是難辦的了不得啦，把事情

辦糟了，有不是不認賬，自己拿自己還當好不錯的哪，董氏二鬼手指何中興叱道，你也又不用使出你那笑裏藏刀的本領，竟指着拿言語刻薄人，你，你若是自命英雄，這麼辦，隨我二人今夜晚二入官軍水師營探詢一切，順便將他軍中之主帥頂上人頭帶回山島，以雪敗兵之恨，可不知道姓何的你有這種胆量沒有，大概其你橫是又得用金蟬脫壳之法，像烏龜相似縮頭躲避啦吧！一席話說的何中興怒氣勃勃，就算是陰險成性，在大廳廣衆受這一番的搶白也就不顧一切的罵道，該死的二鬼，少說大話，莫要小看某家慢說是小水師營，就算上天入地，大太爺也走不到你們後頭，董氏二鬼哈哈冷笑道，不用往下交代啦，是時候咱們走着看，何中興尚未答言，大寨主脫烈把面目一沉喝道，你們也太不知自愛啦，胆敢如此的目無法令，任意門口，當着祖師爺並且有本寨主在此，就這樣的無禮，想是忘了山令森嚴，教規無親，再者說何中興惡語侵人，妄談是非，着實的可恨，董氏弟兄也不對，是非自有定論，竟敢反唇相譏，成何體統，本應法辦，念在一時無知，寬宥不容，你們還不與我退下，說話間聲色俱厲，三冠那敢再爲多說，站身離坐，諾諾退下，何中興退歸自己屋中，叫手下人預備點酒菜，自斟自飲，他不說他自己說話不對，反到恨怨董氏弟兄二鬼，並懷恨脫烈在大衆面前不留面子，越想越怒，一邊喝着酒，心中計算報復人前出醜之恨的主意，想來想去，把壞主意拿好，用飯之後，略

爲欣喜，等到天光快黑啦的時候，將應用之物備齊，起身來找董氏弟兄，二寇被逐出大廳，掃了面子，費力不討好，歸到自已屋中正是以酒開心，越想越怒，忿恨之極，兩個人背地裏辱罵了一番，直喝道天將昏黑，全帶了八九分醉意，忽聽手下人來報何中興來到，當時傳話請將進來，何中興來到裏面，滿面堆歡，笑嘻嘻說道，方才在大廳上，實在對不起二位，我特意給二公陪罪，說着躬身施禮，二鬼雖然够壞的啦，然而可沒有何中興陰險，見人家前來道歉，卑躬折節使禮不迭，當時把怒氣頓消，連忙起身形。也就喜笑顏開，向前施禮謙遜，落座閒談了一會子，何中興帶笑開言叫道，二位大哥，小弟一時冒昧言語失於檢點，可實在太不相當啦，格言上說的好，大庭廣衆之處發言切忌孟浪，我竟自亂說七八句，鬧得全不好看，真真的愧悔得很，二鬼說得啦，咱們自己弟兄錯不錯的不要緊，我們談別的話吧，先來入座飲酒，再要提適才大庭之事，可要罰酒三大斗，何中興說好，二位大哥怎麼罰兄弟我怎麼領受，說着入座手下人添上杯箸，一面喝着酒，何中興說請二位仁兄先賞罰酒三大斗，然我還有話講，二鬼說即然有話說，請說就是了，三大斗酒可以免罰，何中興說二位大哥明見，不論如之何我也得在水師營打探一次，一者給二位哥哥轉面子，二者讓大寨主等也瞧瞧我何中興不是竟能說不能作的人三者給咱們山上雪一雪敗兵之耻，叫那死去的嘍囉兵寨主等的英靈，也感激我姓何的，

說句不幸的說吧，把這把生靈骨扔在水師營，爲了三件大事，死也甘心，二鬼聞言哈哈大笑，手拍着何中興的肩頭，口叫道好兄弟，你提了我們的醒啦，你的主意真妙，我們正愁無有法子轉臉，聽你這們一說，如夢方醒，今夜晚我們弟兄暗暗的再去走一走，還要探個水落石出，堵一堵他們大家的嘴，不用你去，你聽喜信好啦，何中興占起身形，臉上作出着急的樣子，叫道二位兄台若是這們辦，當時我就亮刀自刎，說着話手握刀把那個意思就要拔刀抹脖子，二鬼連忙攔住，說好兄弟，你先別着急，我們三人一同前去，因爲我們係熟道，我弟兄在前你隨後，給我們巡風扯旗，萬一有不得了的時候，你亮軍刃與我打接應，好救我們出險，好一同回山，何中興見二鬼已然入了圈套，也就將計就計的點了頭，三寇計議已妥，私離大寨，够奔水師營而來，浮水進了外圍子，天交二鼓以後，二鬼怎樣自投羅網，董氏二鬼那知何中興拿他弟兄前來送禮，興高采烈的狂奔師船，順船尾舵樁上得船來，至帥艙的窗櫺外聽裏面高談闊論，急切聽不出裏面所談的是甚麼話，不大的工夫，聽裏面有探子來報，報道中軍帥字旗無風亂擺，餘者旗幡不動，請令定奪，就聽有人說知道了，下去再探，接着裏面說，請問軍師，時才探子所報主何吉兇，又一人說道，待貧道占算占算，便知一切，隨着呼喚童兒焚香備好卦盤，搖卦的聲音，三個金錢落在盤內的聲音，外面所聽得很清，又聽一聲經聲佛號，念道無量